



把你种到地里

指尖

办公室的绿植气象万千,枝叶从花盆一直往下窜,铺了半地的葱绿。下午好阳光,厚叶子被照得薄如蝉翼,那绿,不似早上的深厚,竟然是有水汽的。恍惚青春正好。

同事每每总要诧异一番,联想之前它在楼道里奄奄一息的样子,实觉现今活得风生水起。便想找根竹竿子,供它攀援上伸,从三楼阳台一直抵达五楼。一时恍惚看到满楼盎然的绿荫。

另一位同事养花,随便得让人诧异。旁人折了花枝,总是先在水里养着,出了根须,方能移栽到土里。他不是,只随手折下一枝,插到土里,无一不活。仿佛他的手上有神奇的魔法和咒语,只需对着花叶暗自施展一番,那绿植便郁郁葱葱起来。

早年祖母养花,不知道用过怎样的法子,我们家院子里的花,远近闻名。均是寻常的花,不名贵,不外乎一些玻璃翠、串枝莲、石榴、柳叶桃、美人蕉、月季之类。每年清明,祖母总是一盆一盆地摆到院子里去,霜降前日,再一盆一盆倒回家里来。花们一到院子里,就野了,开得也放肆。祖母拿个铁剪子,将一些长得猛的枝叶去掉,留一些齐整的在盆里慢慢长。

去掉的枝叶被清理出去,有人拾回家,也养得枝丫旺盛。也有人来请教如何养花,祖母好像也说过一些。那是冬天,暖光照着满屋子的花,窗台上,地上,桌子上,红的红着,绿的绿着,祖母盘腿坐炕边上,吱吱吃烟,对面坐着的这个,即便年纪大些,亦是诚惶诚恐。

夏天,花开得杂,样子和颜色多。我年纪小,亦不去好好看,只有窗台上小盆里的夜合梅,会看几眼。夜合梅是桃红或粉白,晚饭后,花瓣自动合拢,像一个个小飞蛾合着翅膀杵在夜里。早上,太阳一出来,花瓣就通通展开了。觉得它是个会变戏法的花。

春天花开得不多,但我家院子里有雪白的梨花,照例也要被人羡慕一番。村中心人家院子里有紫荆树,紫花不瞩目,但有香气,那香,要香了半个村子。便又觉得祖母的花太普通,远没有人家好。

人总是喜欢别人的东西的。乃至到了现在,每见身边人养花养得眉目舒展,而我却困难重重,心里便有慌张。前日一盆君子兰,长势倒也说得过去,但它的叶片越长越歪,后来整个身子倾斜到盆外,我也不敢动。同事看不下去,动手重栽,结果可想而知,它的根部不久便烂透了。后来他们见我的仙人球也长歪了,许是怕刺伤了吧,说归说,任由它在面前歪出一股超然之气。

村里人觉得土地是世上最金贵的东西,喜欢用“亲”这个字,来表达于它的爱和依赖。祖母也喜欢说,地好就好。有意思的是土豆,叶生花开后,那茎朽得让人以为它早死了,拿锄头刨开,里面竟是一串一串的果实。小孩也喜欢耍土,将土抹得平展展的,舍不得用脚踩一下。又喜欢用土埋东西,石头、树叶、树枝、果核,总觉种到土里的东西都会长出来。小鸡小狗死掉了,祖母挖个坑,将它们埋了。有次布娃娃坏掉了,也央求祖母将它埋掉,但祖母后来又给我做了个新的,说是从地里长出来的。门牙掉了,却要扔到烟囱里,大约里面也是有土的吧,它小,用不了多久又从我嘴里长出来了。

干草坡的春天单调得很,除了风就是尘,但祖母还是要去看看埋在地下的祖父。祖父我从未见过,整个童年都以为,他是被种到地里,等着长出来,或者跟土豆一样,正在土里长着。

日子接近年底,我有点想念种在地里的祖母了。嗯,或许她也想我了吧。

据说,好花且花好者,均土命人。想起祖母以前爱说一句话,离天远了,离地近了。尘归尘,土归土,近年方悟。奢望在年来老去的今日,能跟祖母一样,有随手插花、花自欣然的幸运。仿佛把你种到土里,就能长出个新的一样神奇。



妇人喊：小宝，小宝

水伊

我朝着古树的方向走,走近了看,一棵马尾松,115岁。一棵樟树,不知道年龄。

又朝着稻田走,稻子收割过了,稻草一簇一簇,人一样排列着。总觉得它们在秋阳里说着什么。

金色菊花开得正好,偶尔见紫菊和白菊。小男孩在石坡上玩,看不出年龄。不过,上午9点有时间在野外玩耍,自然是没上幼儿园的。小男孩把石头搬来一块,又搬来一块,又搬来一块。观察一个小男孩和观察一种小动物并无不同。田间矮矮的菊丛中不时传来呼唤:小宝,小宝。小男孩并不应答。那声音也不求回应,像是隔一段时间发出的对彼此的确认和安慰。

喊小宝的妇人从菊丛里出来,头上叠戴着两顶帽子,上面一顶有着几种动物卡通图案,大概是小宝的。脱掉厚外套,抬起帽子,妇人竟是眉目清楚,嘴唇涂得红红的。妇人在摘一种叫黄花的野菜,她指给我看一点点大的黄花,说是拌在炊粉里好吃。

炊粉是毛坦镇一种吃食,当地人说,万物皆可炊。

我和小宝打招呼。妇人说小宝不爱说话,在家里爷爷奶奶叫也不答应的。

在妇人又到菊丛里摘野菜时,我和小宝说,握握手吧。小宝伸出手,握着我的手指,使劲摇晃。我带着他到平整的地里玩。妇人又从菊丛里钻出来,问小宝,你跟着阿姨走,不怕被拐卖吗。小宝还是不说话。我做

个坏人真是很方便,幸亏不是。我还是对站在远处的稻草好奇,告别妇人和小宝往稻田深处走。终于绕到了稻草们身后。远处是山林,山腰处是油茶林,油茶林下是人家,再近处是茶园,更近处是稻田。逆光下四簇稻草人像是背影。莫名地就觉得是商山四皓。这个联想让我笑起来。稻田里并不总有出路,我终于把自己困在稻田里。只好原路返回。

过一座石桥,桥头几棵古树。树和树在高处握手形成一孔天然门洞。门洞穿过去,眼见个妇人端只碗走过花径,后面跟着大黄狗。

一位须发皆白老人家头伸到镜头前,我便停了拍摄,请教村口古树的名字。他说这些树都不够大,他家房子后面有更大的。他带我去看。一棵苦楮,一棵樟木。又是高高地在空中握手。老人家说他今年七十六岁,小时候这两棵树就这么大,现在还这么大。我问会不会用苦楮的果做豆腐,老人家说会的,并且老伴断断续续捡了一桶,水里泡着呢。我说可不可以去家里看看苦楮的果,老人家说可以的。老人家的老伴在客厅做手工,组合年画卡通牛。卡通材料从义乌寄过来,粘好年画再快递回去。

我又问,苦楮做豆腐的时候,可不可以来看,老人说可以的。

然后,我在大马路上看见一个人开着三轮车遥遥而来,后面跟着三匹骡子嘎达嘎达走。眼睁睁看着三匹骡子遥遥而去。像是幻觉。晚餐时,饭店的酒窝老板娘说有个人好搞笑,不舍得花钱,牵着三匹骆驼从县城走到镇上来,明天打算再牵着骆驼从镇子走到山里去干活。我一听说有三匹骆驼,觉得这简直太不可思议。这可是南方哦。老板随即更正,不是骆驼,是骡子。

广场上搭了很多棚,一半在卖春联,一半在卖挂历。10块钱一副春联,到家门口,才看到去年贴的竟然是“代代出英才”。

二十多年前,有个邻居阿姨,每年腊月都去广场卖挂历,总能赚到一大笔钱。我喜欢张贴明星大头照,就每年买一本明星挂历,卧室贴一圈。记得最清楚的是利智,觉得她好漂亮。后来逐渐没人挂挂历了,邻居也失去了这份兼职。

当时还有卖鞭炮的,50块钱五千响。二哥以前最喜欢放烟花。他工资不多,年前几个月攒的零花钱全买了烟花,然后一个挨一个地摆在桌子上,乐不可支欣赏着。我还在上学,为了骗取他的压岁钱,也很严肃地检阅那些烟花。他还要在窗户边框装上一串串闪闪的小霓虹灯,每装好一串,就让我打开,看亮不亮。

母亲在厨房蒸又大又白的馒头,面里揉了糖,甜丝丝的。我负责在馒头上点红点。工具是筷子圆的那端,颜色是在照相馆描色的姐姐用剩的画纸本。馒头太多,我便不认真起来,还趁机画上其他颜色,搞得像块花布。

还有母亲精心煮炸的祭祀祖先用品,有十几碗,碗尖点缀着染红的粉条和芹菜,颜色夸张得像年画。我逡巡着,总是想着哪碗最合自己胃口。

母亲还要忙着在除夕夜更换好所有的床单被罩枕头套。她来回走动,总是遮住电视屏幕上的春晚。所以,我的记忆中,母亲没有看过一场完整的春晚。

床上是折好的新衣。有时候是买的,有时候是裁缝做的。有一条毛蓝的裤子,裤腿加了个小白三角,还是当年时兴的小喇叭裤。有一年的新衣服是紫色的,我自作主张买了紫色发带,悄悄在卧室扎。正起劲,二哥闯了进来,他愣了一下,跑去对母亲说,梅子会自己打扮了。我无地自容,赶紧把发带拽下来塞抽屉了。

我等着要兄姐的压岁钱,然后转发给侄子外甥们。更幼小的他们总是用崇敬的心来接受我这二道贩的小额压岁钱。

过年还有什么样子?母亲不在了,再没人支着帘子蒸馒头了,没人里里外外换新床单。二哥也没兴致摆烟花钉彩灯。年味儿只有年三十的下午,将旧春联撕下,换上一张似乎更红一点的新春联。而内容,是那么千篇一律——代代出英才。

大年初一,再也不肯五更起身,同小伙伴去笑去闹。那乌黑黑的天,早去了童年。现在的大年初一,我穿了羊毛大衣,画一脸的胭脂,挨个儿去拜年,去景区吃糖葫芦。可再折腾,二哥也不会闯了进来说,我们的梅子会打扮了。

但还好,父母虽离去,兄姐尚安康,一把年纪的童年的见证者们还能互相讥讽打趣。普世的年味儿,就是大伙儿岁岁平安。

卫刘芳